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

禦邊四 北虜

備邊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己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 皇上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

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厪 聖慮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脉已滯雖 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而群臣為股肱耳目者悉皆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費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攝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 聖明實

畊曾念及此否也左右近臣備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
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叨陛下之祿以
養親于今十年臣愚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頃臣受詔
之初任外職未知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陛下職
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明詔求言尚
及諸人況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
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
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
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
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安於蔡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咈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誣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設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

州縣皆不服爲國忠謀爲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只着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此則榮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達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已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厪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爲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黜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

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激勸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為誘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臺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疾誤被譴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為國家任事矣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土木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

耗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
者無二年之積州縣倉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
用甚者賤糶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
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盈
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
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
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
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
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
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特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國惜

財各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餽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
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
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内外節儉成風而
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
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鈌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
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
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
就彼糴上則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
財竭者此也臣念此事最爲難處乞勑該部計議通筭山
西陜西近邊王府幷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幷司府

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曰立商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爲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

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急
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
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
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
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名暨
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
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
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
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　朝廷爲彼三事
設官科罰委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

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邊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過掣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敕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

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本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
而稍增酌爲中制定其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立限徵
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
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
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
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
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
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
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
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即撥當竈餘丁或僉有

力願前役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前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待後日久事定鹽課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為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嘗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惜乎當時大臣多

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奏行　祖宗之法以將順　睿皇
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
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
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
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
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
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太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
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
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

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　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　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當為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為貪饕

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
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直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處
後益難圖然此弊 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
瑀請抑武人身為所殺魏弗能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
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忿其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盛志為後世
之永圖乞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
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

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須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舞劒閑一武藝者即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

減而所任者皆堪為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六曰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絶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絶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没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倡婦以為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籤楚或因解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

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腳米乃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三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疋草料投跟勢要買閘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數要買三

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往昔充軍之户或由招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令貧絶而不免清勾往令充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輒蒙赦宥因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之勑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絶若干其在先丁盡户絶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辦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逝年不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從役緩急難倚

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
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
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將各衛實在
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
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
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
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　祖宗立法
之嚴責賣家産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
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
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觧該衛分

給本軍以為盤費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數斂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為虛矣七日屯收蓄以儲將材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

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勑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官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拿積

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章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實以脩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官皆能戰者矣臣惟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唐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

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況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稟發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著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將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

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埶者殆威立則士用命埶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

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得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處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僨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　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推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推轂是逞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

宜拘泥資格而用已乘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十曰用間諜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輒所之為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

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詐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

此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彼之左右我

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惟不遙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二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籌邊疏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虜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

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潰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

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
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
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罕愼阿力王故其子阿黒麻
主事十八年罕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
都督罕愼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黒麻殺之兵部具
以
聞請降璽書切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
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陜巴襲封
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陜巴無所犒賜而阿黒麻
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挫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
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陜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

議兵部右侍郎張謀都督僉事侯謙舉何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僞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略焉既抵甘州議令僞亦滿速兒等弁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陜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以勅往追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脩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閒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横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阿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

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行於弘治八年請勑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令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構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將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刀而甘肅震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請舉其地非王

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拜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頑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貴遺孽襲封以理國

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拍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若不得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畧乎哉二曰征勦

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廝兩種因與本酋小
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
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
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利衢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
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
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
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未審處所以亦不剌等
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
為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
及焉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

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騎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半姑息怯懦者多戰鬬者少我兵強弱虛實盡爲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爲鄉導非爲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啓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

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蹻健能猿獢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察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則從適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浪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剿戮之或自井

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顛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為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勲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其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將卒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世系服黄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

議亦可也或因給制之設既專於廣其州守臣又非專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力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然上裁眾首道傍作舍議論紛紛徒供其責成又有因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知學賂虜衆以兵攻夷則軍濟矣此固別總兵理所不思臣所與為也三曰申嚴守勝固原地方當倚平涼而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二十三座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與靖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家臺墩以至大山墩共墩二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有西安州山神

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乩塩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住牧以為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因靖一帶墻滿山谷險隘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而固原鎮戍未已動搖石塩窰前雖云有備而寧夏邊興武一帶共已殘破乃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式脩理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仍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紀[illegible]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煙洞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

遣所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督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以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惓望不貲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耽悞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因原發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折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煙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使馬進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關左右崖窑洞堡附近阨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士達士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

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範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關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時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著才之要權者功之機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監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監馬課之靈潭茶馬務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畢數如舊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

得以籍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粮草假以實緣則捞
辦不時而塩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塩
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
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執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
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
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
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
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
本爲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
亦嘗奏行該部兆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

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樁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過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為群可以西陲全陜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學牧之功有以也邪今甘陜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陜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

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監馬上等者一匹監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

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寔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倒失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弊若日積於稽數與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借剛剝削到骨衣糧嘗茶鬻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壁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積乃驅之荷戈召重難免於仆且死矣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

用淮鹽遂濟國用頗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誠嚴也而不能密循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粮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粮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囑託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illegible]

鹽愈滯頑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候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粮二斗五升餘鹽納粮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

革近年大包之獘革近年勸借米麥之獘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絶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則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絶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挨濟利病均為休戚行之數年則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懇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住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

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遑儲有不濟乎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進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授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奧皆其主有曾何綜

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何足必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掄選本于異材調度出于偏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横城堡東有黄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濠墻平漫處處通賊盜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救鳥雀是故擁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

神速出之以妙算為奇正以為大奇以為用變則合而為正出則數而為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與武花馬定邊懷遠常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盤池蒙城山城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為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日簡卒伍日繕甲兵日脩城堡日科軍實日謹間諜日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於邀擊之

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強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綏山後則爲宣大零賊往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做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遺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皆當隄備脩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綏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鄉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萬調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事餘食糧三斗止軍四斗

蓋近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兩鄰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為日常操守符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司軍伴等役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發功為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亡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勢芻糧不周賜予不及萬嘗權枯於草對主將坐享於乘穢為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物以填數

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繼繫其心樂爲我用
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殺其誤收不戰之
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
不費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
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
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
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
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
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
執鞭或托爲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因請備冬是矣爲贏馬疲

卒浪費芻粮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商鄭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羅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

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遜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恭酌著為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在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将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十如廣甯川娘娘灘紫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

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鶯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業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為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為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洮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形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為則此為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

天下之選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
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賞功賞功奪功
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著出明詔革之盡矣
益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
因報効愚以為議擬者有例可循覆實者發端攸繫陝西
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
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士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
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奏加封
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為福納款招

降則另為壹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
虜勢則另為壹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
曉夷情為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為壹等又有
守墩守墻及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
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為壹等又
有固靖環蘭崖塞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
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為壹等
必通查條格參酌事例其等當為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
其例當分為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其為加賞
其為給賞同一陞也其為量陞其為加陞主將奏帶不過

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保固疆埸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单弱一或失守虜徙拆墻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矢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住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

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内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輙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欵將舊邊墻幇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審處要於花馬池帘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脩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厪宵旰之憂特命

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陜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賦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
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
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費不足計遠效可圖
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願攝御
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百餘所自是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
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
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
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
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拔寧夏使河道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或近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浮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尤愈於無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將選官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傍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陝神武之成謨當督

率諸將恭行天罰靈武除兇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徵兵戰守疏　陳鎰

臣覩奏稱大虜犯境月無空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奇遊
官軍於交界地方以便截殺延綏鎮守回咨本處亦有大
虜不肯督發乞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
將固原遊兵移於常州萌城等處及將韋州遊奇兵馬統
至交界城堡遇賊深入內外夾攻臣愚以為今年宣大邊
外雖有達賊其大勢俱在陝西套內延綏寧夏達賊其擁
衆深入為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邊花馬池常州

萌城等處所以兵部節次議奏禦虜事宜惟欽致謹於二
鎮交界虜賊必由之路自春以來守臣盡心謀議遵依本
部原議分布副總兵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遏賊入頗能拒
遏隱然已有長城之倚而延綏要地亦不得自分彼此是
蓋不知本鎮與寧夏交界之地係虜賊常年出沒之處宜
當會合豈得任情自便故必於本鎮遊奇兵馬即日督發
於延綏地方隨宜住劄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
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而本鎮地方達賊深入同總兵
運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宣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之
外即將本鎮遊奇兵馬督發過河聽鎮守官分布住劄以

為延綏鎮之援至若甘肅士馬看守尚未寧存留甘涼備禦官軍固原聽總兵官分布策應亦要隨時早發毋事遲延又聞甘肅遊奇兵不必徵調以爲肅州防備之備若夫要將固原遊奇兵移於寧州萌城等處則其區畫尤宜誠爲可用蓋寧夏地方嚴警賊不得過則固原一帶自可保其無事但恐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遲疑自分彼此此則深可慮也況以斯時七月之交田禾成熟虜若深入必在此際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豫圖也伏乞勑諭邉行宣府大同山西寧夏陜西甘肅各官遵守成算同心協謀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誤軍機至於事有變動隨

時制宜亦不可固執致有乖悞但能保固邊疆從遠又當別議

夷情疏　　霍韜

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屛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歷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貿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

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抵西番之因恢而致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聚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徙有開通貢之議奏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借邊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倚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此其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

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虜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者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遂來款塞乃不知耶矣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稟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

扣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
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
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
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飢荒甘肅孤危尚慮
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
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
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
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
不慎也矧 聖明在上莅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
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

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此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可棄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入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儋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版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者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洽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中順王者且降爲土

魯番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

也臣則卬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

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

患邊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　太宗皇帝

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

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與

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

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戢我諸夷備我貢賦力

能自立之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苛也或曰

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來主哈密矣然則爾時

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始數千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覇西戎且進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埸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俾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即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及于木蘭之來降也因諭之曰爾舊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

哈密即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雖非屬胡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以趨時是故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聯歲凶荒軍士枵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伍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
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

崩折逃民逐日離散邊地逐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弊千里沃壤莽然蕪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家遼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伏惟勑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于木蘭來降真與僞有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彼我之謀再勑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拯救之方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書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備邊事宜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鳥舉難得而制其為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惟我　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堠障隧鱗次櫛比城池堡砦碁布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詳且悉矣北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

騷然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喝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其來如疾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彌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守要害夫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襚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牧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一至而不致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受患輕矣厥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

要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願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擾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日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比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剿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今河湟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厄矣三曰用土兵何則緣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損重賞以招之設爵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盡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恨[illegible][illegible]外利

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起痛傷心望鎗衆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一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數貴可將則將之不可以威而燕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五曰明賞罰賞當勸有功罰懲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損生者如此而賞弗及矣宜中

勑憲臣覈實賞罰其與虜入之時其所守將其出兵與戰捕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其地守將其閉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為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

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以爲法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

交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斡旋其機而力拔其根轉禍為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敗度任情抉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

虜陸梁跳蹴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張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閒復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猇虜二萬入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 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爲頭目儌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殍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

罰所謂重主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復不仁者參焉則敗究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邊方主將賢不不能深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 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

成效臣願　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
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
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逵使閫以外將軍主之假
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
人而戰必勝功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
間將無常負接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
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
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三十餘萬今無存者是其驗也
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
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

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閑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鬭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勑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劄刀而勝拐子馬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砲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

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御彊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爲步鬬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勸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

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人而後然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輙加捶楚邊軍氣沮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有勳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勳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罪玉石無以自辨主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為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勳級願爵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之以銀降劄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鳩張烏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鮮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擄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使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盖被擄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掠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

[illegible]旬月上者俾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
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効死以終身
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
隷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
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
存䘏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
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賍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退日期及
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
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

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
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
所感懾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
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為他世
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二曰團結地方民兵
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
强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
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
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
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

之術猶有未盡故也蓋戎狄素有勇悍之名其恐嚇于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諳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施術而奪之也夫發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己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略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

椎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椎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 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昧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于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搆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哉三曰脩築以敵墻

且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
邁遇烽燧未及衆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漫數十州
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寇
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稍
近近山而多者人皆可以藏避耶少設抗邑寨若古人畎
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遺
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唯吾
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
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罔其防爽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
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

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畫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以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堅壁雜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揵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雖赫然斯怒凡選将勵兵督儲發馬所以殄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

晉之民諄諄然令其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歛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歛人畜團結民壯寨隘脩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也堡未立固雖論矣虜退之後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脩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

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府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團結脩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屏守巡官員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